

※ 東亞文學與宗教中的冤與結——李豐楙教授榮退紀念專輯 ※

# 從抒情性論《典經》中的甌山漢詩所 蘊含的「解冤相生」思想 ——以解、情、救的詩意為中心

朴馬利阿\*

## 一、前言

大巡真理會<sup>1</sup>的宗團內部尊崇的《典經》<sup>2</sup>，所記錄的正是朝鮮末期民眾的精神領袖姜甌山（강증산，1871-1909）<sup>3</sup>的生平及其思想內涵，乃是宗團內所有道人共同諷

---

本文曾在韓國大真大學召開的第二屆東亞新宗教國際學術會議（2015年7月）上發表，爾後修改並有所補充。

\* 朴馬利阿，韓國大真大學國際學部助教授。

<sup>1</sup> 大巡真理會的歷史從姜甌山開始，後來道主趙哲濟（도주초철제，1895-1958，號鼎山）繼承了甌山的思想，1925年創立了宗團無極道，到了1948年把宗團的名稱改為太極道，都典朴漢慶（도전박한경，1917-1996，號牛堂）繼承了鼎山的宗統，到了1969年4月分創立了大巡真理會。大巡真理會是以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姜聖上帝為信仰對象，以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為宗旨，以誠、敬、信為修道要諦，以安心、安身、敬天、修道為四綱領，以無自欺、精神開關、改造身心、布德天下、廣濟蒼生、輔國安民和建設地上天國為目的的宗團。

<sup>2</sup> 從道主趙哲濟處繼承宗統的都典朴漢慶，於1969年創立了大巡真理會，同年4月分安排了整理《典經》的機構，到了1974年4月分按九天上帝的宗徒們在世時所記錄的內容，由大巡真理會教務部出版了《典經》。經多次的修正，到2010年發行了第13版。《典經》的內容分為〈行錄〉、〈公事〉、〈教運〉、〈教法〉、〈權智〉、〈濟生〉與〈豫示〉。（參照大巡真理會教務部：《大巡真理會會報》第179號〔2016年3月15日〕，頁107）

<sup>3</sup> 按《典經》中的紀錄，1871年9月19日甌山出生於全羅道古阜市優德面客望里的姜氏家族。其名諱為一淳，號甌山。朝鮮末期因多次受到列強侵略，又不斷發生民亂，社會環境極度惡化，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周遊天下親眼目睹各種社會慘像，立下匡救天下的志願。為了實現開闢世界的

誦、研讀的聖典。在這種神聖性的經典文體中，主要使用散文體作為敘述，將其一生行事及傳道事蹟生動地表現出來；但其中還使用了另一種詩歌體，從大量的詩歌中體現甌山作為當時民眾的精神領袖，其實也具有抒情性的一面，即通過文學感性表達其世界觀。這對於全面理解甌山的人格特質極為重要，就是以詩歌的文學形式來表現其內在的情感、情緒，如此才可完整周全地體會其宗教人格。

《典經》中所收錄的大部分為五言或七言體漢文古詩，這種詩體並未固守近體詩的固定化格律，而帶有相對自由的韻律美。在總數約三十首左右的詩歌中，除了甌山親自創作者外，還有部分是改寫或介紹以前的古詩。從內容上來看，這些詩的題材範圍十分廣泛，既包括追慕古人的挽詩，也包括以自然景物為素材的自然詩，以及含有教化內容的箴銘詩等，可謂涵蓋各類詩性情調。這些詩既出自當時民眾的精神領袖之手，自然就會表現其深刻的洞觀特性，即在洞察萬物的基礎上探究生命意義，進而實現生命價值各方面所觸及的人性苦惱，所體現出來的詩人主體情緒也就具有「抒情味」。

為了深刻地理解《典經》中的詩歌特質，首先就是了解「抒情」的含義，即通過世界和自我間的交流得以顯現的感情狀態。金素月<sup>4</sup>曾說過「敘」與「抒」二字可以混用，抒情之「情」表現「感情」或「情緒」，而作詩的目的正是為了表現詩人的情調 (Stimmung)<sup>5</sup>。另外在探究詩意方面，金素月還提到「詩歌就是一個靈魂的標象。靈魂穿著最美麗的衣服，用最完美的韻律顯現出來的一瞬間會體現詩魂的

---

意願，從 1901 到 1909 年施行天地公事，以調正天地度數，藉此達到開啟後天（「先天和後天是韓國民族宗團中常用的核心概念之一。《典經》中認為，『開關』乃先天後天之分野，因『開關』是指以往混亂不堪的天地間發生根本性變化，從而開啟太平盛世，建設地上仙境。因此，『開關』前的世界謂先天，之後謂之後天」。參見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驪州：大巡真理會出版社，2010 年〕，頁 15）仙境的目的是。甌山用了 9 年時間，終其三界公事，1909 年 6 月 24 日化天而去。甌山化天後道主趙哲濟繼承其道脈，1925 年於舊泰仁創立無極道，將姜甌山尊為「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上帝」（簡稱九天上帝）奉安於靈臺。

<sup>4</sup> 金素月 (김소월, 1902-1934) 出生於平安北道龜城市，原名金廷湜 (김정식)。1920 年在《創造》發表〈浪人之春〉、〈夜中雨滴〉等詩歌作品初登文壇，1925 年在《開關》上發表〈杜鵑花〉引起轟動，成為代表韓國的抒情詩人，本年由賣文社出版了他唯一的詩集《杜鵑花》。享年 33 歲。在他 5-6 年的活動期間，共創作 154 篇詩作與詩論。

<sup>5</sup> 參照 김종훈：《韓國近代抒情詩的起源與形成 (한국근대서정시의 기원과 형성)》(首爾：抒情詩學，2010 年)，頁 79。

存在」<sup>6</sup>。這與一般對詩的含義相近，即是「從詩文本中發現高昂的情緒與覺醒」<sup>7</sup>，兩者之間的觀點其實大同小異。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抒情」與「抒情詩」的領域差別很大<sup>8</sup>。而縱觀赫爾德 (Herder, 1744-1803) ——黑格爾 (Hegel, 1770-1831) ——漢堡 (Hamburger, 1896-1992) 等人的抒情詩理論體系，大體認為抒情詩的核心概念，即為「詩人或抒情主體以自身體驗為基礎進行詩性發話」<sup>9</sup>，這與「抒情」強調詩人情調的含義，其實也沒有很大的差異。

當然《典經》中的詩及其凝練的語言，與一般文學之士所寫的也並非完全相同，因其集中體現了甌山本人對當時社會環境和未來理想的感性思考，特別是伴隨他所標榜的時代使命感，從而產生對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揭示，使得抒情原本具有的個人「特別情調」之意，表現得更為強烈。這與朝鮮前後期的詩歌環境有關，當時文學界正從客觀表現轉向體現個人特性，這樣的主張彼此也有一定的關係<sup>10</sup>；也有人認為到了朝鮮後期，詩方面的抒情性開始逐漸確立下來<sup>11</sup>。由此即可推測甌山所寫的詩歌，這種試圖通過能洞察時代潮流之作，以傳達自己思想的詩性、感性，乃與當時詩歌創作的氛圍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抒情是指將外部的現象在內部融合、消化，在物我交流或物我相通的狀態下完成詩性表現，乍看這一概念，可以理解抒情詩為涵蓋所有的詩的概念，其含義比較模糊，而不能顯示明確的定義。因而有時也會認為「詩＝抒情

<sup>6</sup> 參照金素月：〈詩魂〉，《開闢》第59期（1925年5月），頁12。

<sup>7</sup> 김중훈：《韓國近代抒情詩的起源與形成》，頁88。

<sup>8</sup> 在抒情詩學上，抒情詩是指「表現相關對象情緒或感情的詩」，抒情性是指「讓自我和對象幸福相遇並融合在一起的情形」。即，有人認為現代抒情詩具有「與傳統抒情詩相反」的詩的含義，「因自我和世界間的對立與矛盾出現了非同一性的詩學，抒情詩就是以這種詩學為根據的作品」。另外，抒情詩 (lyric) 這個名稱來源於名為里拉 (Lyre) 的樂器名字，源於曲調或音樂性的這種抒情詩概念，具有「融合、淨化人的精神、創造共感世界的音樂的價值與效用」的含義。參見구모룡외 11인：《抒情詩的本質和近代性批判 (서정시의본질과근대성비판)》(首爾：다운샘，1999年)，頁15、158。由此可見，與音樂性相關的抒情，其含義與感情的淨化或和諧的精神世界有一定關係。因此本文注意到《典經》中的漢詩所包含的抒情性，並圍繞這一點展開深入的探討。

<sup>9</sup> 최재남：《體驗抒情詩的內面化情況研究 (체험서정시의내면화양상연구)》(首爾：보고사，2012年)，頁12。

<sup>10</sup> 參照金豐起 (김풍기)：《漢詩的品格 (한시의품격)》(坡州：창비，2014年)，頁119。

<sup>11</sup> 參照김중훈：《韓國近代抒情詩的起源與形成》，頁13。

詩」<sup>12</sup>，即將抒情詩的範圍無限放大，或將其說成「由有韻律規定的形式組成的鬆散的集合體」<sup>13</sup>，所根據的理由即在此。在此筆者認為：在考察《典經》中的這些詩，若與講究具有「模糊性」的抒情的含義相比，則關注「抒情」以何種主題或方式來表現，就顯得更為必要。

從這層意義來看，《典經》所收錄的即為當時民眾的精神領袖之詩，相較於一般詩人之作都著重於表現詩的「興觀群怨」<sup>14</sup>這一普遍性特點；《典經》在三十首詩中所注重的焦點，就是表現甌山如何追求其理想社會與世界改革的使命感，也就是關注其法古創新之意。這些作品還體現了甌山的另一企圖，就是在近代開化期的混亂和危機中，借用詩性、抒情性的情感交感與溝通的力量，以增強其領導民眾的力量思想意志，由此也可看出詩中還含有一定的教化意圖。《典經》既是宗團內的宗教聖典，這些詩作具有的內涵與特徵，就是以探索生命價值為基礎，進而思索如何解除世界的「積冤」與達到「生命」的真意，藉此探討怎樣讓人們以完善自我的方式走向「相生」之路，並到達道通<sup>15</sup>境界的生命哲理，由此可見甌山借助詩意傳達「解冤相生」<sup>16</sup>的生命觀。

<sup>12</sup> 在近代文學體裁中，抒情詩也指「詩」。同前註，頁 25。

<sup>13</sup> 노춘기:〈近代詩形成期的創作主題與體裁意識——以《學之光》的詩作為中心(근대시형성기의 창작주체와장르의식——1910년대《학지광〔學之光〕》지의시작품을중심으로)〉,收入《語文論集》(民族語學會)第 54 輯(2006 年),頁 92。

<sup>14</sup> 孔子所說的興是指「意志感發」，觀是指「考察、瞭解政治得失」，群是指「實現社會人羣和諧、團結，但不失正道」，怨是指「怨而不怒」。呂運弼(여운필):《韓國中世的漢詩研究(한국중세의한시연구)》(首爾:月印,2010 年),頁 33。

<sup>15</sup> 有關「道通」的內容可以在《典經》的〈教運〉1-33、1-34、1-40、1-41、1-47;〈權智〉1-11;〈豫示〉1-18、1-45 中找到。

<sup>16</sup> 解冤的冤指世界萬物都有自身的欲望，而這些欲望卻不能滿足時所產生的怨恨之情。相生就是與萬物建立互生關係的概念。《典經》中有關冤的紀錄如下：「七月某日，上帝道：『以此公事，消解自古以來累積之冤，除去一切因冤而生之不祥，實現永遠和平。此如同牽首而身動，人類有紀錄之初就積有冤，冤史初章之堯之子丹朱之冤若得解除，之後數千年間所積冤結便可得解。堯以丹朱不肖，嫁二女於舜，並托付天下。丹朱因此懷冤，使舜死於蒼梧，使二女溺沉於瀟湘江。從此冤之根深結於世間，代代相續，冤種遍撒，時至今日積冤充斥於天地間，導致人類行將毀滅。因此，若救人類於此劫災滅，不得不行解冤公事。』」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 125。按《典經》的紀錄，甌山認為人類陷於毀滅之境的原由在於，自古以來累積的冤充斥於世界，因此為了救助人類並開啟後天仙境，必行解冤公事。甌山所指的解冤範圍不止於人，還包括神界與畜生界等。甌山化天後，道主趙哲濟將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為宗旨

在這些約三十首的詩中，所出現的語言既典雅也富含宗教寓意，由於詩語多且豐富，故僅從中擇取三個關鍵字：解、情、救，因其特別具有抒情性表象及含義，由此具體探討甌山所闡釋的「解冤相生」思想的真正內涵。因為從詩的抒情性領域來看「解」字，具有「解開、化解」等含義，從以消除生者和死者之冤為目標這一點，便可發現其中具有除去三界的積冤、「治癒」萬有心靈的生命意志。另外作為詩意之「情」超出「感情」<sup>17</sup>的普遍性概念，而傳達出一種有機的生命和諧之意，這種生命和諧與相生精神是生命力的原象，即自然物的交互乃是相通的。此外「救」字所表現的詩性、感性，也超出一般性的救濟之意，而揭示一種通過不斷自我變革及須經過「解冤相生」階段以達到真我境界的可能性。總之，情、解、救所顯示的抒情性含義，均能體現統合自然和人的靈肉世界的生命觀，筆者並認為通過對這一點做具體的考察，可以廣泛而深刻地理解，既是甌山與世界進行交感的方式，也在他的思想中發現所蘊含的生命意識。

## 二、解：解冤的生命意志

《典經》中有不少關於人的生命意識的詩，其中從哀悼人死後靈魂的挽詞詩中，可以看出甌山跨越生死之界的生命哲學。《典經》中也揭示了挽詞和甌山「解冤」意識之間的關聯性，體現出挽詞所包含的「治癒」含義。

具體而言，甌山的詩作蘊含著能夠實現修己治人之理。關於這一點，徐居正<sup>18</sup>曾說：「天地之精妙與卓越之氣運匯聚於人，以文章形式予以呈現，而文章為人語之精華。」<sup>19</sup>亦即詩文是表露書生精神的框架，而金萬重<sup>20</sup>也說過，通過詩能夠「感天動地通鬼神」<sup>21</sup>。由此可見，作為能夠感應、發現人的精神和天地氣運的審美性語

---

繼承了甌山的理念，目前大巡真理會以解冤相生、報恩相生為兩大真理，要求修道人在修道生活中落實並實踐其理念。

<sup>17</sup> 「情」的本義為感情。新編說文解字大全集編委會編：《新編說文解字大全集》（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年），頁132。

<sup>18</sup> 徐居正（서거정，1420-1488）從世宗到成宗時期的文臣、學者。

<sup>19</sup> 金豐起：《漢詩的品格》，頁79。

<sup>20</sup> 金萬重（김만중，1637-1692）朝鮮後期的文臣、小說家。

<sup>21</sup> 同前註，頁110-111。



言，詩之道揭示了與三界溝通的道路，其含義與甌山用挽詞詩來表現的詩魂有一定關聯。

另外，甌山的詩在這種「感通」之外，還具有試圖克服、治癒生命空間中的矛盾和糾葛的內涵。因此詩性思維的主題，還包含詩人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溝通意志、消除天地間充斥的冤和恨、建立和諧世界等的含義。而這時蘊藏「消除牽絆，清除冤恨之禍」<sup>22</sup>等意思的「解」，將發揮消除矛盾、實現「調和」的核心機制作用。

根據曆象，解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卦，「作為震上坎下的卦，是擺脫困難之象」<sup>23</sup>，即意味著解既是「震上坎下」的卦，又是雷水解，作為上卦的震指的是雷，下卦的坎指的是雨，其意是「擊退強烈的暴風雨，消除大自然的閉鎖狀態」<sup>24</sup>，在此基礎上而有「解決、消除、解開」<sup>25</sup>的意思。除此之外，雷水解作為「天上打雷，地上下雨的狀態」<sup>26</sup>，從季節上來看，是消除嚴冬寒雪的解凍期。因此「解」也可理解為從根本上解決苦難和問題，保持安寧的狀態。

然而消除世間的苦難涉及了各種數不清的問題，甌山將解決問題的關鍵放在「解冤」之上，藉以消除人世間和神明世界中冤的根源<sup>27</sup>，為其所嚮往的理想世界確立框架。甌山生前所進行的解冤公事體現出其在解冤方面的觀念和決心。甌山把解冤看做是革新世界的根源，認為應該通過具體行為來實踐解冤之意。

因此「解冤」可以說是貫通了他整個生涯和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詩歌方面，必須注意甌山給崔益鉉<sup>28</sup>、閔泳煥<sup>29</sup>、孫秉熙<sup>30</sup>等人寫挽詞，以消除他們的冤。

<sup>22</sup> 民眾書林編輯局編：《漢韓大字典》（首爾：民眾書林，2013年），頁2097。

<sup>23</sup> 同前註，頁2098。

<sup>24</sup> 이태룡：《易經：符合自然法則的生活（역경：자연의이치에합당한삶）》（坡州：生活出版社，2014年），頁154。

<sup>25</sup> 同前註。

<sup>26</sup> 南東園（남동원）：《周易解義II周易下經》（首爾：나남출판出版，2001年），頁169。

<sup>27</sup> 《典經》中涉及人世間和神明世界的解冤內容有：〈行錄〉2-25、4-54；〈公事〉1-25、1-32、2-3、2-19、3-2、3-4、3-5、3-6、3-17、3-18；〈教運〉1-17、1-20、1-32；〈教法〉1-9、1-67、2-14、2-15、2-20、3-6、3-15；〈權智〉1-18、2-27；〈豫示〉1-22、1-74。

<sup>28</sup> 崔益鉉（최익현，1833-1906），出生於京畿道抱川郡，字贊謙，號勉菴，朝鮮後期的文人、志士。曾任成均館典籍、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吏曹正郎等官職。高宗年幼繼位，他的父親興宣大院君垂簾聽政，當時崔益鉉反對重建景福宮、發行當百錢等政策，向官府上訴興宣大院君失政，而被免職。1905年反對乙巳條約，為抗日義兵運動全北泰仁召集義兵，後來在淳昌被地方軍隊阻擋，而流放到對馬島。

一般而言，挽詞「並不是為了痛哭，而是為了慰勞死者靈魂，讓其安心進入另一個世界的辭別信」<sup>31</sup>，懷著「回顧死者生平和追慕死者之心」<sup>32</sup>而寫成。「挽」也作「輓」，指拉靈車的意思<sup>33</sup>。

挽詞之中分為哀悼家人死亡的悼亡詩或哭子詩、追慕死亡親友的悼朋詩，以及悼念名士的詩等。「因為挽詞是很短的詩，故在陳述死者的行跡時應準確、簡練」<sup>34</sup>，甌山寫挽詞詩是為了慰勞那些憂國的靈魂，並且藉此來消除他們的冤，具體內容可通過為崔益鉉所作的挽詞來察看：

讀書崔益鉉，義氣束劍戟。

十月對馬島，曳曳山河橈。<sup>35</sup>

上引的五言古詩中，甌山用義氣二字精煉概括了崔益鉉的一生，然而崔益鉉的凜然義氣和憂國之情並沒能盡情拋灑，就以被流放而告終。

根據流傳下來的相關記錄，勉菴在被流放至對馬島之後，曾向高宗皇帝呈送遺疏<sup>36</sup>，然後打算絕食自盡。雖然因為旁人的勸說和挽留而放棄絕食，但最後還是病死在監獄<sup>37</sup>。傳說崔益鉉在死之前曾說過：「我堅守四十年的忠節之義就到此為止了。」<sup>38</sup>而當時的崔益鉉正值七十四歲。

前引挽詞精煉地概括了崔益鉉的一生。崔益鉉親身經歷了壬午軍亂<sup>39</sup>、甲申政

<sup>29</sup> 閔泳煥 (민영환, 1861-1905)，出生於京畿道驪興郡。曾任禮曹判書、兵曹判書、刑曹判書等官職。反對日本控制韓國的內政，後來對國家前景悲觀而自盡。1962年被授予大韓民國建國功勞勳章重章。

<sup>30</sup> 孫秉熙 (손병희, 1861-1922)，出生於忠清北道清原郡，號義菴。朝鮮末天道教的領導者，獨立運動家。1882年加入東學，曾任天道教第三代教主。

<sup>31</sup> 전송렬: 《古人的眼淚——朝鮮的挽詞故事 (옛사람들의 눈물——조선의 만사이야기)》(坡州: 문학동네, 2008年), 頁288。

<sup>32</sup> 同前註。

<sup>33</sup> 同前註, 頁13。

<sup>34</sup> 李鐘默 (이종묵): 《讀我們的漢詩 (우리한시를읽다)》(坡州: 돌베개, 2009年), 頁290。

<sup>35</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 《典經》繁體版, 頁267。

<sup>36</sup> 關於崔益鉉的遺疏內容, 參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오양等合譯: 《國譯勉菴集 I》(首爾: 솔출판사, 1977年), 頁1907。

<sup>37</sup> 同前註, 頁238-239。

<sup>38</sup> 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오양等合譯: 《國譯勉菴集 III》, 頁194。

<sup>39</sup> 1882年(高宗19年)訓練都監的舊式軍隊因不滿與接受日本支援的新式軍隊別技軍所受的待遇

變<sup>40</sup>、乙巳條約<sup>41</sup>，目睹了陷入混亂的政局慘狀，然而在其脫掉書生衣袍、拿起兵器準備迎戰外敵時，卻被流放他鄉，渡過充滿冤恨的一生。仔細分析詩句可知，第一句和第二句中通過「讀書」和「義氣」兩個單詞，精煉地概括崔益鉉的一生，並論述崔益鉉棄筆從戎的忠節；第三句則描述其在義兵活動被阻止後，被流放到對馬島的情形；第四句則是通過崔益鉉邁著沉重腳步前往山河的樣子，表現出他的悲痛與絕望之情。

除了上述挽詞之外，在《典經》中還可以找到其他與崔益鉉相關的內容，例如甌山曾提到為消除崔益鉉和朴泳孝<sup>42</sup>的冤而寫下、又燒掉的句子<sup>43</sup>：

千歲、千歲、千千歲，萬歲、萬歲、萬萬歲，日月崔益鉉。

千胞、千胞、千千胞，萬胞、萬胞、萬萬胞，蒼生朴泳孝。<sup>44</sup>

在形成對仗的文字中，甌山將崔益鉉形容成如同日月一般不滅的存在，將朴泳孝說成是永遠的蒼生，表現出他們崇高無上的忠節，同時也描述他們的憂國精神，乃至於艱苦的奮鬥。

除此之外，在《典經》中，甌山還稱讚崔益鉉為「具有感天動地的血性之人」<sup>45</sup>，但另一方面也對崔益鉉的義兵起事闡述自己的見解，並預言「此人的才能不勝舉大事，再加上遭遇旱災，不免傷害眾多無辜」<sup>46</sup>。另外《典經》中還有「崔益鉉因高宗父子<sup>47</sup>喪失天倫而死去，來向我傾訴」<sup>48</sup>等內容。

如上文所述，甌山對崔益鉉既有稱讚也有批判，通過解冤公事中的相關內容，

---

相差過大，且政府分發薪米不公，而發起的兵變。

<sup>40</sup> 1884年（高宗21年）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為中心的激進改革派，為推翻守舊派，建立新政府所發起的政變。

<sup>41</sup> 原名為「韓日協商條約」。1905年日本要奪取韓國的外交權，韓國被強制簽訂此條約。

<sup>42</sup> 朴泳孝（박영효，1861-1939），哲宗之女永惠翁主的駙馬。12歲時，他與永惠翁主成婚，但婚後3個月永惠翁主便夭折了，由於王室規定不能再婚，只能納妾，因此他的子女都成了庶子。曾任都摠府都摠管等官職，為激進改革派，1884年參加甲申政變奪取政權，但僅嘗到三日天下的喜悅。革命失敗後亡命於日本。

<sup>43</sup> 參照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119。

<sup>44</sup> 同前註。

<sup>45</sup> 同前註，頁102。

<sup>46</sup> 同前註。

<sup>47</sup> 指興宣大院君與他的兒子高宗。

<sup>48</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267。



以及利用挽詩來慰勞、哀悼崔益鉉的靈魂，可看出甌山認為解除恨與冤的方法，是要賦予生命以價值和尊重。

甌山挽詩的對象並不只是崔益鉉，有關閔泳煥挽詞的記錄也流傳至今，相關內容如下：

大人輔國正知身，磨洗塵天運氣新。

遺恨警深終聖意，一刀分在萬方心。<sup>49</sup>

閔泳煥是閔謙鎬的兒子、高宗的表兄弟、明成皇后的侄子，他對乙巳條約之後的時局感到悲觀絕望，最後選擇自殺身亡。在閔泳煥自殺之後有傳言稱，在其家院子裏長出象徵殉國靈魂的血竹<sup>50</sup>。當時《大韓每日申報》刊載以血竹為主題的哀悼詩，追悼閔泳煥，並且提到閔泳煥的諡號「忠正公」，稱其比鄭夢周<sup>51</sup>更有氣節<sup>52</sup>。

甌山的挽詞詩中將閔泳煥比作大人，稱其是具有「神聖的」義氣的人，因此哀悼和追慕之心更為深切。分析詩句可知，第一句和第二句言其忠節和義氣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第三句和第四句則陳述他通過殉國來守住神聖的意志和思想，將廣泛影響世人。在《典經》的〈豫示篇〉中，跟閔泳煥的挽詞詩放在一起的還有甌山所說的話：「以一刀分在萬方心，了知世間萬事。」<sup>53</sup> 其實因為「一刀分在萬方心」是十分含蓄的詩句，所以筆者認為有多種解釋的可能，但是從根本上來看，它具有「無限地分享一種心念，就不存在影響不到的地方」之意，因此當人達到真我境地時，就能體現其所具有的無限潛能。

這樣看來，關於給閔泳煥的挽詞與前引給崔益鉉的挽詞一樣，都體現出「簡練地概括人生之態，探索如何超越矛盾」<sup>54</sup>的思想，同時也意識到受義氣與忠節刺激而

<sup>49</sup> 同前註，頁 330。

<sup>50</sup> 參照정진석、권영민：《帝國的黃昏——大韓帝國最後的一年（제국의황혼——대한제국최후의 1년）》（坡州：21世紀books，2011年），頁 418。

<sup>51</sup> 鄭夢周（정몽주，1337-1392），出生於慶尚道永川郡，高麗時代任藝文館檢閱、成均館博士、成均館大司成等官職。由於他堅守高麗政權並反對建立新的政權（朝鮮王朝），最終被太祖的兒子李芳遠殺害，但李芳遠繼位後稱頌鄭夢周的功德，賜諡號為「文忠」。

<sup>52</sup> 1906年7月21日《大韓每日申報》刊載的〈血竹歌〉內容為：「忠正公比圃隱更為剛直，石橋上冒出的竹子都被稱為善竹，更何況是在房中長出來的竹子呢？」參照정진석、권영민：《帝國的黃昏——大韓帝國最後的一年》，頁 418。

<sup>53</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 330。

<sup>54</sup> 嚴景熙（엄경희）：《傳統詩學的近代性變容與美的傾向（전통시학의근대적변용과미적경향）》

形成的「結冤」，並試圖通過詩性情感來消除這種冤恨、尋求苦痛的昇華與靈魂的解放。從詩之道的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解釋為通過詩魂和自我的同化來實現與世界調和的生命意志。

因此，甌山的挽詞詩是將消除一個人因與世界之間所存在的不通和矛盾、或者沒能實現的現實目標而產生的冤與恨予以形象化，即甌山通過賦予挽詞詩生命價值上的意義，將慰勞死者的範圍擴大至解除靈魂之冤的領域，因此甌山的挽詞並不只限於哀悼古人，它還具有解冤之意，這點從甌山不僅創作挽詞詩，還介紹與此相關的一系列行為上可以看出。

從《典經》的內容可知，甌山曾提過與挽詞詩相關的人物，並寫下相關的詩句，之後燒掉它們，稱之為「解冤」<sup>55</sup>。另外，也寫了關於閔泳煥的挽詞交給宗徒金慈賢，命他背下這首詩，並預言以「一刀分在萬方心」洞察世間萬事<sup>56</sup>。除此之外還寫了關於孫秉熙的挽詞詩，之後又進行焚燒的儀式<sup>57</sup>，這裏便可以看出挽詞詩所蘊含的「解冤」含義。

由此可知，如果從高麗時代到朝鮮朝後期之間，創作挽詞詩的基本意圖是緬懷古人，那麼甌山根據自己對生命的認識所創作的挽詞詩，雖然也具有挽詞詩的基本意圖，但同時也依照「解冤」的目的與方式來創作和運用。

### 三、情：有機的相生法理

論及朝鮮朝後期漢詩，不得不提自然詩，這是因為接觸大自然，而感受到內心感情淨化是創作詩歌、表達詩心的原動力。觸發詩歌誕生的這種詩心，其源頭可以說正是「情」，並且只有通過物和情的交融才能體現詩的真意，對於這一點，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到，「是以詩人感悟，聯類不窮」<sup>58</sup>，從而「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sup>59</sup>。但是這裏的情不只是單純的感覺或感受，參

---

(首爾：인더북스，2011年)，頁85。

<sup>55</sup> 參照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119。

<sup>56</sup> 同前註，頁330。

<sup>57</sup> 同前註，頁337-338。

<sup>58</sup> [南朝梁]劉勰撰，崔信浩(최신호)譯：《文心雕龍》(首爾：玄岩社，1975年)，頁188。

<sup>59</sup> 同前註，頁188。

照「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于貌求，心以理就」<sup>60</sup>可知，與景物交感的「情」的活動，和對此做出反應「智」的影響，兩者合起來才是「情」所指涉的含義。

對此趙芝薰<sup>61</sup>認為，詩性感情與「不是動物所具有的正常生命本能的發現，而是人類所特有的思維和知性」<sup>62</sup>有關。因此在創作詩的時候，「情」有時也表現為「入神」<sup>63</sup>這樣的高層次境地，也可理解為「含納感情之意的詩魂進入超現實世界」<sup>64</sup>。

結合具體的例子來看，即詩人通過遊覽或觀察自然達到物我融合的境地，從而探得生命之理，有時也會在隱逸的世界中發現新的人生歸宿，此時通過詩歌來表現自己對生命之理或者浩然正氣的感悟。

因此，「情」的概念包含感性與理智思維兩層含義，在此基礎上根據各方面表現，其含義也會有所變化和擴大。以下我們來看看《典經》中的相關內容：

非人情不可近，非情義不可近。

非義會不可近，非會運不可近。

非運通不可近，非通靈不可近。

非靈泰不可近，非泰統不可近。<sup>65</sup>

《東周列國志》中記錄了一個關於「非人情不可近」的故事。春秋時代齊國宰相管仲對齊桓公諫言，稱易牙、開方、豎刁沒有人情，一定要遠離他們，但是在管仲病逝後，齊桓公再次啟用他們，而導致齊國的沒落<sup>66</sup>。

根據相關內容來看，這個故事中的「情」可理解為：人應該具備道理層次的情理。另外，在《說文解字》中，情的本義為感情，由情派生出來的「性情」，其概

<sup>60</sup> 同前註，頁 116。

<sup>61</sup> 趙芝薰（조지훈，1920-1968），出生於廣尚北道英陽市，國文學者、詩人。主要作品有〈僧舞〉、〈落花〉、〈在歷史前〉等，作品集有《青鹿集》、《趙芝薰詩選》等。

<sup>62</sup> 趙芝薰：〈詩的原理〉，김종훈：《韓國近代抒情詩的起源與形成》，頁 133。

<sup>63</sup> 嚴羽以「入神」來說明「進入到詩歌裏思考的至高境界」。參照〔宋〕嚴羽撰，金海明（김해명）等譯：《滄浪詩話》（首爾：소명출판사出版社，2011年）。

<sup>64</sup> 김종훈：《韓國近代抒情詩的起源與形成》，頁 88。

<sup>65</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 272-273。

<sup>66</sup> 為了討得齊桓公的歡心，易牙殺了自己的兒子煮成湯，進獻給齊桓公，豎刁為了齊桓公而自宮淨身成了宦官，開方在父親死時沒有奔喪。因此管仲對齊桓公諫言，稱易牙、開方、豎刁人情淡薄，以後必成禍根，一定要遠離他們。參照〔明〕馮夢龍撰，〔清〕蔡元放改編：《東周列國志》（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頁 279-321。

念指的是人的本性<sup>67</sup>。因此，情雖然具有「對事物發生感觸而產生的心理作用」<sup>68</sup>，即感情的含義，但是從本性層面來看的話，情在字形上由「心+青」組成，所以也能解釋為「純潔、無欺的心」<sup>69</sup>，即根據其呼應了什麼、如何被觸發的不同，既有被歪曲的可能，也有引導人們達到至真境地的可能。這與甌山所謂情的擴大，其原理也是相通的，由情—義—會—運—通—靈—泰—統，依次擴充情的內涵，體現了情的發現能夠無限擴大和發展人和世界之間的聯繫。

如前所述，情既是我和世界聯繫的紐帶，也體現出至真性情的含義，《典經》中一些與自然互動的詩，在情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之上，還加上了自我世界與自然生氣之間的感通與和諧精神，並從關注性情真意的方式，闡述了本性的妙理。《典經》裏有關詩意中情的概念，從人與自然的互動和溝通之理，折射出人對世界的感悟和圓通，從宗教意識的意義上考慮，這已超出了情的初意，而體現出「相生」的法理。即從廣義的意義上講，相生關係不只是人與人之間所能發生的，而是人與萬物之間也可以建立著，其中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自然與自然等等。也可以說，情的發端在於心，於是它能涉及到的範圍是無邊的，相生的對象概念也是如此。底下的詩句所表現的正是心象與自然的合一所達到的相生境界。

無語別時情若月，有期來處信通潮。<sup>70</sup>

上面的詩句如果按論章法的起承轉合<sup>71</sup>，很難看作其是一首完整的詩作，但是分別由七個字組成的兩個句子形成對仗，給人吟詠一行古詩的感覺。分析其內容，第一句通過月亮，將縱然面臨離別也不會改變的情予以形象化，第二句則以潮水比喻以後一定能夠常見面的信念。

另外，上面詩中的情—信、月—潮形成對仗，並且將情—信的永久性用月亮形象來體現。詩人認識到，雖然月亮到一定時間會從天上消失，但是隔一段時間又會再次出現，它具有不會消滅、無限輪迴的長生不死之意，因此可以將月亮看作是象

<sup>67</sup> 新編說文解字大全集編委會編：《新編說文解字大全集》，頁 132。

<sup>68</sup> 民眾書林編輯局編：《漢韓大字典》，頁 790。

<sup>69</sup> 同前註。

<sup>70</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 63。

<sup>71</sup> 在詩的形式方面，漢詩一般要求結尾句符合起承轉合，參照구분현：〈關於漢詩絕句的起承轉合結構（한시절구의기승전결구성에대하여）〉，《國文學研究》（首爾大學國文學研究會）第 30 輯（2014 年），頁 265。

徵無限生命的物體<sup>72</sup>。而潮水則顯示了月亮變化背後週期性迴圈的原理，在《論衡》中有「日，火也。月，水也」<sup>73</sup>之說，意味月亮與代表生命力迴圈的潮水有密切關係。因此上面的詩句中，通過將月亮所表現的離別之情、潮水所表現的生命迴圈與詩性情趣交融，顯示出靜動情景交融的生命美學。

這樣看來，運用月亮這一意象將心與情形象化，意味「在外物自我化和自我外物化之際產生精神上的同一」<sup>74</sup>，其中也蘊含了通過自然和心象融合而產生的生命意識及相生的妙理。

除了上述的「月亮」意象外，甌山還通過田園風光與宇宙原理相結合的詩歌，表現出將宇宙生命的原理折射在自然景物上的生命觀，進而帶出將人融入宇宙法理中重新省察自我的意義，因此體現出通過人與自然的有機關係，得到完善自我人格的相生哲理。《典經》中有如下詩句：

金屋瓊房視逆旅，石門苔壁儉為師。

絲桐蕉尾誰能解，竹管弦心自不離。

匏落曉星霜可履，土牆春柳日相隨。

革援甕畢有何益，木耜耕牛宜養頤。<sup>75</sup>

此詩乍看，是單純想要擺脫追求富貴榮華的俗世生活、回歸田園簡樸生活的田園詩，但是仔細分析詩句可發現，每句詩的句首都是一種製作樂器時所需要的材料，這是一首八音體（指製作樂器的八種材料）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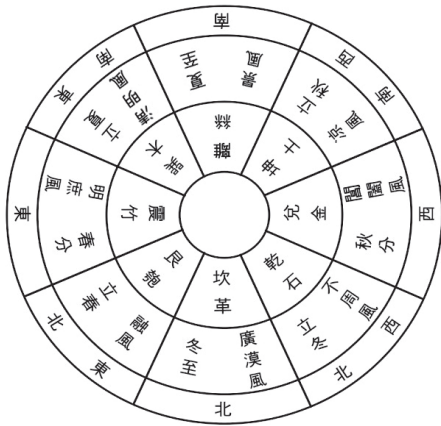
<sup>72</sup> 自古以來「方會則月光都盡以為晦，己會則月光復蘇以為朔」，參見李相夏編：《詩傳》（首爾：保景文化社，1984年），頁263。月亮的反復升降被認為是「永遠的生命」的象徵。

<sup>73</sup> 參見〔漢〕王充撰，蔡鎮楚注譯：《新譯論衡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上冊，頁814。

<sup>74</sup> 구모룡외 11 인：《抒情詩的本質和近代性批判》，頁159。

<sup>75</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335。



八音圖<sup>76</sup>

根據朝鮮朝成宗時制定的樂學軌範，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其中金與兌卦（西方）、閭闔風（西風）相配，石與乾卦（北西方）、不周風（北西風）相配，絲由離卦（南方）、景風（南風）相配，竹與震卦（東方）、明庶風（東風）相配，匏與艮卦（東北方）、融風（東北風）相配。另外，竹與坤卦（西南方）、涼風（西南風）相配，革與坎卦（北方）、廣漠風（北風）相配，木與巽卦（東南方）、清明風（東南風）相配<sup>77</sup>。因此在樂書中依據八音的特點，將「八音配屬於八卦與八風」<sup>78</sup>。

八音體是朝鮮朝時期一種作詩的方法，麻天洪逸童和謙齋趙泰億等都曾寫過這種詩<sup>79</sup>。且「八音還用於樂歌與秦樂，以此來衡量政治和教化是否順利進行，這時八音可以說是表現詩人心志的一種機制」<sup>80</sup>。由此可見，八音體主要是為了表現融合詩人性情和八音所蘊含的宇宙迴圈之理、不與自然之理相違背的生命本性。

據此來看，上述八音體詩中提到，應該將儉約當作老師，來磨練自己的性情，通過「土牆春柳日相隨」這句話，可以說是揭示了磨練、培養性情的核心。這是因為，如果假設春柳代表的是萬物復蘇的春天中生機勃勃的生命體，那麼這也就意味

<sup>76</sup> 參照國立國樂院編：《新譯樂學軌範》（首爾：國立國樂院，2000年），頁67。

<sup>77</sup> 同前註，頁67-68。

<sup>78</sup> 同前註，頁67。

<sup>79</sup> 洪逸童與趙泰億各別寫過〈效八音體奇剛中〉、〈戲作八音體〉等八音體詩。

<sup>80</sup> 參照徐桐遙（서경요）：〈文廟釋奠的文學生命美學（문묘제전의문학생명미학）〉，《良齋學論叢》第11輯（2011年2月），頁265-296。

著，太陽是生命體生長的原動力，從另一角度來說，也可以比喻為，為人的本性帶來無限生命力的善與德。因此，如果從更廣的層面來解釋「日相隨」，可以發現除了具有像太陽一樣的德性之外，還蘊含了與他人共享利益、形成相生關係的生命原理。

關於甌山的八音體詩，雖然有多種解釋，但結合詩中所蘊含的相生原理來看，可以發現，其主要通過說明天地存在原理的八音，以及歸結為太陽的性情，體現了甌山相生的生命觀。這也間接論述了在人的性情具有德的概念時，可以與象徵著生命本原的日月融合在一起。由此可見，德是通過磨練性情而到達心象的高層次階段，也是體現性情達到至真境地的象徵。在甌山的另一首詩中，與代表自然物的日月一起，更為清楚地講到了「德」的概念。

運來重石何山遠，妝得尺推古木秋。

霜心玄圃清寒菊，石骨青山瘦落秋。

千里湖程孤棹遠，萬方春氣一筐圓。

時節花明三月雨，風流酒洗百年塵。

風霜閱歷誰知己，湖海浮游我得顏。

驅情萬里山河友，供德千門日月妻。<sup>81</sup>

根據《典經》，此詩為甌山年輕時所作，後來曾介紹給宗徒們<sup>82</sup>。雖然可以推想這首詩包含了多層含義，不過還是先看該詩的表層含義。從第一句到第四句的主要基調，描寫了秋天的蕭瑟，第六句則是因節氣變化而使得春氣盎然。接下來的第七句和八句，則描繪甘露一般的春雨所帶來生機勃勃的生命盛宴，同時表達消除內心愁苦。第九句和第十句表達在經歷風波之後，通過對人生的反省，領悟到應該尋找真正的自我。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則論述通過精神上的成熟，以與自然融合的性情為基礎來廣施德行，從而達到與自然之理融為一體。

特別是「驅情萬里山河友」一句，意指在情景交融之後，山河也成為自己的朋友，體現出詩歌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特點。此外，接在這一句之後的「供德千門日月妻」，通過情與德的交相呼應，暗示了性情的內涵與德性一脈相承。而句尾所提到的日月，可以看作是永久生命的象徵，與詩中對於「妻」與自己一心同體的描述

<sup>81</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 38。

<sup>82</sup> 同前註。關於這點，《典經》中有「上帝在金甫京家中為從徒們念誦少時所作詩一首」的紀錄。

結合起來，顯示出詩人自己也將具有永久生命的言外之意。

如此，日月作為自然的主要意象，在甌山詩中頻繁出現。日月具有不滅和永恆的生命，與性情所達到的境地交相呼應，並且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可期待自我的無限發展，《典經》中很多詩歌都體現出這一相生法則。同時從上文亦可以得知，在具備德行以及更為成熟的自我時，才能更進一步地接近生命之象，進而與生命本原融為一體，實現「完全的自我」。從這點來看，上述詩歌可謂是體現了「意圖糾正人之性情者，正是詩」<sup>83</sup>的詩之道。

#### 四、救：救濟的開闢原理

生命詩學「不僅用生命現象來說明詩性，而且將詩看成昭顯宇宙生命之道的過程」<sup>84</sup>。由此可見，甌山將具有慰勞古人靈魂之意的挽詞擴大至「解冤」的層面，還通過與自然交感和有機的「相生」關係所表現出的情，導引至性情的昇華，均體現出通過生命體的和諧與調和「不斷變革世界結構」<sup>85</sup>來「追求終極真理的意志」<sup>86</sup>。

甌山的這種關於世界變革的意志，可以在從開港期（或者甲午更張之後）開始到二十世紀一〇年代末開化期的激變與混亂中，表示要「改變先天的度數」<sup>87</sup>、開創新未來的「廣救天下」<sup>88</sup>之意的行為中找到根源。根據《典經》，甌山宣告「廣救天下」之後，以「後天世界的到來」為目標，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九年間施行了「天地公事」<sup>89</sup>，通過「開闢的原理」來拯救「處毀滅之境的蒼生」<sup>90</sup>，將「救濟意識」作為

<sup>83</sup> 김중훈:《韓國近代抒情詩的起源與形成》，頁 14。

<sup>84</sup> 구모룡외 11 인:《抒情詩的本質和近代性批判》，頁 230。

<sup>85</sup> 嚴景熙:《傳統詩學的近代性變容與美的傾向》，頁 85。

<sup>86</sup> 同前註。

<sup>87</sup> 在《典經》的〈公事篇〉中對此有如下紀錄:「吾將主宰三界之大權，改定先天之度數，開後天無窮之仙運，建設地上樂園。」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 94。

<sup>88</sup> 關於甌山施行「天地公事」的背景在《典經》中有如下記載:「在先天，人與世間萬物皆為相克之理所支配，世間怨恨日積月累，錯綜複雜地充斥於三界之中。天地失其常道，各種禍災叢生，世間暗無天日。因此，吾欲整理天地度數，凋化神明，以解萬古怨恨，以相生之道建後天仙境，濟度世間蒼生。」同前註。

<sup>89</sup> 《典經》的〈公事篇〉中收錄甌山「天地公事」的相關內容。

<sup>90</sup> 《典經》的〈教法篇〉中記錄了與此相關的內容:「當今天下蒼生，處毀滅之境而不覺，徒為眼前財利所蔽，豈不令人歎惋。」同前註，頁 233。

開創新世界宗旨的基礎之一。

因此，「救濟」的概念可謂貫通甌山整個生涯的核心意念，從「詩性救援」的角度來看，這與想「廢棄墮落的現實世界和建立新的理想世界」<sup>91</sup>的抒情性救援，兩者的目標一脈相通。雖然這在表面上強烈顯示出，追求變革與期待未來二者交融合一的意想，但其中的內涵與解冤相生的道理，始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即開關理念的淵源在於甌山要救濟世界的意志。而為了實現其目標，甌山除了施行天地公事之外，並教化和引導人們進一步完善自己，進而達到自我完成的境界。因為在修性的意義上，解冤具有從自我的自覺與省察開始，進而達到和世界相生的意思，於是若要實現自我完善的目的，解冤相生的精神便是必須具備的條件，這正表明，解冤相生的思想就是開關理念的核心因素之一。

在《典經》的詩歌中，甌山開關的意想主要表現在引導宗徒們走上修道之路的詩意中，但也因為在此認識基礎上，苦惱現實和批判現實的視角共同存在，因而有時在詩的感性表現方面伴有哀傷氛圍。

天上無知天，地下無知地。

人中無知人，何處歸？<sup>92</sup>

根據《典經》，此詩是甌山讓李道三念三個字，李道三念了天地人之後，甌山據以應和<sup>93</sup>。此詩整體的基調為慨歎黑暗世態、流露悲哀之情，文末的「何處歸」更體現詩人對是否能夠擺脫黑暗現實的疑惑。另一方面，「何處歸」表面上也可以解釋為單純提問「去哪裏」，但實際上應理解為，意圖「指明應該往哪裏去」。即甌山所提出的開關理念，為身處黑暗現實中不斷彷徨的民眾們勾畫出新世界的藍圖，甌山據此還設定了通往未來之路的里程碑。因此「何處歸」可以理解為既包含了彷徨中的民眾的苦惱，也包含想克服世道艱難的求道者的渴望。

甌山的救援意識還伴有一系列的實踐行為，其中的代表就是「天地公事」。除此之外，也通過活用詩篇來訓導、教化宗徒，可窺探甌山在生活中開展求道精神時苦惱的痕跡。

處世柔為貴，剛強是禍基。

<sup>91</sup> 최승호: 《抒情詩與模仿 (Mimesis) (서정시와미메시스)》(首爾: 역락, 2006年), 頁 204。

<sup>92</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 《典經》繁體版, 頁 44。

<sup>93</sup> 同前註。

發言常欲訥，臨事當如癡。  
 急地尚思緩，安時不忘危。  
 一生從此計，真皆好男兒。<sup>94</sup>

《典經》中將此詩與甌山命宗徒金亨烈好好記住這首詩的訓言放在一起<sup>95</sup>。關於這首詩的原作者是誰，一直有多種說法，若與柳彭老和金友及等人的詩比較來看，會發現部分內容存在一定的差異<sup>96</sup>。本詩的內容，大部分是說明人生中應該堅守的處世之道，因此教化色彩非常濃厚，且與甌山其他重視生活中的人格修養、認為生命原理與人性琢磨有關，並與要實現自我的目標屬於同一範疇。例如以下的八言詩以仁、義、禮、智、信為主題，勸勉世人要具備真正的人性，以督促世人的覺醒：

不受偏愛偏惡曰仁，  
 不受全是全非曰義，  
 不受專強專便曰禮，  
 不受恣聰恣明曰智，  
 不受濫物濫欲曰信。<sup>97</sup>

此八言詩以奇數句而非偶數句結尾，在內容上跟朦朧、浪漫的詩性美感相比，該詩

<sup>94</sup> 同前註，頁 47。

<sup>95</sup> 同前註。

<sup>96</sup> 在柳彭老（유봉로, ?-1592）《月坡集》的〈自警〉中收錄了「處世柔為貴，強彊是禍機。發言常若訥，臨事每如癡。急處當思緩，安時不忘危。一生從此戒，真箇好男兒」的內容，參見《鄉土文化研究資料第 4 集：月坡集》（首爾：保景文化社，1986 年），頁 11。另外金友及（김우급, 1574-1643）在《秋潭集》的〈自誠〉中，收錄「處世柔為貴，剛強是禍基。發言當若訥，臨事可如癡。急地常思緩，安時不忘危。一生從此誠，真箇好男兒」的詩歌，參見金源燮（김원섭）編：《秋潭集》（光州：朗州印刷社，2001 年），頁 731。除此之外，在《甌山天師公事記》中稱上述詩為奇正鎮的詩歌，內容為「處世柔為貴，剛強是禍基。發言當欲訥，臨事尚如痴。急地常思緩，安時不忘危。一生從此計，真個好男兒」參見李祥昊（이상호）：《甌山天師公事記》（京城：相生社，1926 年），頁 131。由此可見，這些詩由相似的字句構成，但是根據各自收錄的內容可知，與《典經》中所收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圓佛教大辭典》中「圓佛教《教典》〈大宗經·人道品 34 章〉中有『處世柔為貴，剛強是禍基。發言常欲訥，臨事當如癡。急地尚思緩，安時不忘危。一生從此計，真皆好男兒。右之而行之者常安樂』，還說少太山從《甌山天師公事記》引用本詩，並稱根據生卒年代可推測柳彭老是該詩的原作者」，參照圓光本科圓佛教思想研究院編：《圓佛教大辭典》（益山：圓佛教 100 年紀念成業會，2013 年）。但是筆者對於只根據生卒年代就斷定詩的原作者這一點是否可靠表示懷疑，認為應該進行更為縝密地考察。

<sup>97</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 273。



更強調相對現實的為五常而努力的主題。特別是《典經》中在介紹相關詩歌的同時，還增加了「上帝時而為眾從徒吟詩，以此開示」<sup>98</sup>的說法，由此可見本詩的目的在於宗徒的「省察」和「自覺」上。

有關五常的紀錄，在《典經》的其他部分也可以找到。例如，〈濟生篇〉中「人為陽，神為陰，陰陽相合，然後，有變化之道也。不測變化之術，都在於神明，感通神明。然後，事其事則謂之大仁大義也」<sup>99</sup>，這意味著變化的手法是無法預測的，因其由神明來決定，只有在與神明感通之後，才能將此行為稱為大仁大義。其他還有「大仁大義無病」<sup>100</sup>的句子，前者稱可行變化之道的妙理在大仁大義中，後者強調只有大仁大義才是無病<sup>101</sup>的標準。

如此看來，仁義既是取得神妙之理的道路，也是遠離大病的根本，因此甌山將仁義當作是大病無藥中可以自救的方法。將這一點放在更廣泛的救濟指導的意義上看，表示救濟的主體既可以是重新確立後天度數，而施行「天地公事」<sup>102</sup>的甌山本人，同時也可以是每一個人。這與不斷反省自身、修煉自我，才能解除自身的冤念，得知相生的真意，從而實現真我的原理是相通的。即，仁義能救濟自身，自己得知仁義還有助於深切理解他人，仁義所含的無私與利他因素，可以說是實踐相生的要點之一。由此可見，大仁大義就是為開啟相生世界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達成自我完善，進而達到「道通」境界的必備條件。

《典經》中用「道通」來表現人所能達到的理想境界，在其他詩中，甌山還用神妙的形象來象徵具備完全靈肉的「我」的形象：

我得長生飛太清，眾星照我斬妖將。  
惡逆摧折邪魔驚，躡罡履斗濟九靈。  
天回地轉步七星，禹步相催登陽明。

<sup>98</sup> 同前註，頁 272。

<sup>99</sup> 同前註，頁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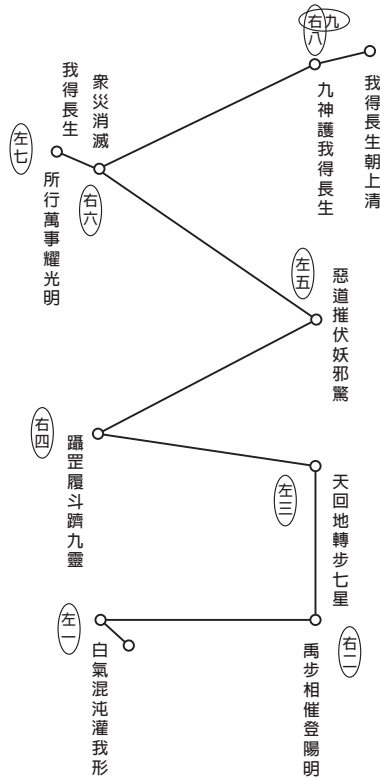
<sup>100</sup> 同前註，頁 91。

<sup>101</sup> 《典經》的〈行錄篇〉中對此有如下紀錄：「病有大勢，病有小勢，大病無藥，小病或有藥，然而大病之藥安心安身，小病之藥四物湯八十貼。」除此之外還有：「忘其父者無道，忘其君者無道，忘其師者無道，世無忠，世無孝，世無烈，是故天下皆病。」由此可知這裏的病指的是「無道」。同前註，頁 90-91。

<sup>102</sup> 這裏的公事指「上帝和道主招來諸神明，在眾多從徒參與中，進行匡正天地運行結構之大役事。上帝和道主所行的『公事』，其表現形式方法豐富多樣」。同前註，頁 10。

一氣混沌看我形，唵唵急急如律令。<sup>103</sup>

此篇既可以看作是咒文，又可以看作是詩歌而被收錄在《典經》的〈公事篇〉中，事實上它與道教經典《太上六壬明鑿符陰經》中的咒文內容非常相似。《太上六壬明鑿符陰經》中收錄有「白氣混沌灌我形，禹步相催登陽明。天回地轉步七星，躡罡履斗躋九靈。惡道摧伏妖邪驚，所行萬事耀光明。眾災消滅我得長生，九神護我得長生，我得長生朝上清」<sup>104</sup>，並被視為道教祭儀中行禹步時所用的咒文<sup>105</sup>。



《太上六壬明鑿符陰經》中的禹步圖<sup>106</sup>

與《太上六壬明鑿符陰經》中由九句所構成的韻文不同，甌山在八句的基礎上，增

<sup>103</sup> 同前註，頁 142。

<sup>104</sup> 《太上六壬明鑿符陰經》，收入《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 18 冊，頁 640。

<sup>105</sup> 同前註。

<sup>106</sup> 同前註。

加了聯句韻（聯句韻：清、將、驚、靈、星、明、形、令），使其具有詩性情趣。特別是跟《太上六壬明鑒符陰經》中連續三次出現「我得長生」不同，甌山除了在第一句使用「我得長生飛太清」外，在其他句子中再也沒有出現相同的內容，呈現出 4·3 調的韻律美，起到增強詩性美感的效果。

分析詩句可知，第一句描述「我」這個主體在獲得長生後，在傳說「上仙、高仙、大仙、玄仙、天仙、真仙、神仙、靈仙、地仙等九仙」<sup>107</sup>生活的地方（太清）自由自在地飛翔。第二句和第三句展示了借助神異力量，與妖魔大戰並消滅他們的神聖能力。第四句和第五句則描寫了越過九靈和七星（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正、武曲、破軍）<sup>108</sup>的情形，接下來緊跟禹步、到達陽明的情景，則讓人感受到神祕情調。

上述內容特別是與《太上六壬明鑒符陰經》中的第一句「白氣混沌灌我形」不同，將「我得長生飛太清」作為第一句，給人一種好像在論述「我」獲得長生後所活動的印象。長生的「長」原來是一個象形文字，在甲骨文中以老人拄著拐棍的形象表示其義。另外《說文·長部》中有「長，久遠也」<sup>109</sup>，「長」即永續的意思。除此之外，道教思維中的長生，經常與擁有永恆生命的神仙形象密切相關<sup>110</sup>。

在《典經》中關於長生的紀錄，有「在後天人人皆長生不老，獲得永生。打開衣櫥則衣食俱備。萬國和平，再無猜忌、爭鬥與戰爭」<sup>111</sup>，意味人達到至高境界的長生與代表理想世界的「後天」之間相互呼應、互有聯繫。這與甌山為了進入理想世界「後天」而進行自我修行，以具備大仁大義等種種德目，進而追求真我實現的理念也是一致的。

<sup>107</sup> 仇甫憲忠著，이정환譯：《道教的神和神仙故事（도교의신과신선이야기）》（首爾：뿌리와의과리，2004年），頁132。

<sup>108</sup> 關於北斗七星的名稱，參照김만태：〈作為星宿信仰的一環：北斗七星的信仰化現象（성수신앙의일환으로서북두칠성의신앙적화현상）〉，《東方學志》（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第159輯（2012年），頁164。

<sup>109</sup> 新編說文解字大全集編委會編：《新編說文解字大全集》，頁21。

<sup>110</sup> 「仙」字從漢朝時就已流行，指涉進入山林，即使老了也不會死的人。但是隨著時間流逝，神仙被看作是擁有永恆生命和神明權能的存在。參照詹石窗著，안동준、任曉禮（런샤오리）譯：《道教文化十五講》（坡州：알마，2011年），頁159、197。

<sup>111</sup>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典經》繁體版，頁343。

從這點來看，雖然可將為革新天地而施行匡正天地道數的公事<sup>112</sup>的甌山，視為救濟在先天世界蒼生的存在，但另一方面，為了成為後天世界擁有長生的主體，也需要每個人專心修行，從而成為自己的救濟者。因此，依據後天論理來解釋上述詩中「長生」的意思，其實意味以自我修行為基礎，實現完全的自我，進而達到能夠運用神妙莫測的能力的境界。

綜合以上幾個關於詩意的例子，甌山一方面提出了人生歷程中正確的處世之道，另一方面為了宣揚拯救陷入無道世界的時代使命，還督促人們要努力培養以到達無病境界之大仁大義的德性涵養。在此，甌山以教化的方式讓人們省察自己、修性練質，進而覺悟相生法理，這間接反映了根除世間的積冤，建設相生世界的開闢理念。

此外，部分詩歌終將獲得「長生」的「我」的形象，亦讓人聯想到《典經》中甌山對理想世界的描述。在表面上看來，長生之道與解冤相生的思想是無關的，但實際上其就是到達道通境界、開闢世界的根底，這說明象徵長生的詩意涵蓋了清除世間的冤種，開啟相生大道的革新思想。反過來講，道通與長生都是實現解冤相生後才能得到的最高境界。

詩意中所蘊含的這些內涵，為身處朝鮮末期極度混亂的社會中的人們，提出了反省現實和自我指導的方向，向人們揭示未來社會新的可能性，以及對未來社會新的期待。即「有時從一首詩中所感受到新的存在意義，可以讓一個人變得與以前不同，並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他的人生。雖然這些內容並沒有表現出立刻變革社會的意圖，但是它提供人們省察人生的契機，具有改變社會的潛能」<sup>113</sup>。在這層意義上，正如上文所說，詩歌藉由意識到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矛盾和問題，具備了引發新變化的感性的媒介功能，從提出克服當前現實苦難、實現新的自我的指標，也可看出它還具有生命「救濟」的抒情味。

<sup>112</sup>《典經》中的相關論述有：「一日眾從徒聚集，上帝對其說道：『舊時上天徒行殺人之公事，而缺乏日用百物，人類無法得以生存，因此，如今不得不加以革新調整。』說完便行了三日公事。」同前註，頁 96。

<sup>113</sup> 裵승호：《抒情詩與模仿 (Mimesis)》，頁 32。

## 五、結 語

劉勰《文心雕龍》曰：「大舜云：『詩言志，歌詠言。』」<sup>114</sup> 在分析詩的本質時認為「在心為志，發言為詩」<sup>115</sup>，他還提出「隱之為體，義主文外，……譬爻象之變互體」<sup>116</sup>，強調詩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由此看來，作詩可以說是一種將詩性話者的精神世界，用深遠妙理來表現的美學行動。因此欲掌握一首詩所包含的深層含義，就必須對該詩進行多角度考察，充分瞭解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作者的相關情況。

從這一點來看，《典經》中所收錄的詩作，除了如何理解詩意的問題之外，還與甌山的生平、思想及其生前所進行的「天地公事」等有密切相關，由此可見，探明詩的真意並非易事。本文並未對《典經》所收錄的全部詩作內容進行綜合考察，而是初步探索其詩中抒情性所蘊含的「解冤相生」思想。

在考察《典經》部分詩作中所蘊含的甌山生命觀時，筆者選擇通過探究具有解冤之意的「解」、相生之意的「情」、開關之意的「救」這三者的具體含義，來研究詩中所蘊藏的抒情性最終的指向，即甌山詩彰顯解冤思想、有機的相生法理，以及追求後天仙境等意志，因此甌山詩不能僅當作「感性的表現」，還有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世界而進行改革的行動。

這意味著《典經》中的詩作與那些跟甌山有淵源的人物及其生平、追求理想世界的理念等有著密切關係。此外，《典經》中還記載甌山常誦讀古詩，並將這些古詩介紹給宗徒們，將自我行動與古詩之間建立起特別的關聯性，如此即使是同一首詩，也會因為意圖不同，而導致最終具有不同的內涵，《典經》中存在很多這樣的例子。因此在考察甌山的思想和理念的基本內容時，通常會與《典經》中所收錄的詩作形成共鳴。

由此看來，雖然「抒情性存在於世界和自我融合的地方，能夠將內部情緒表現出來、形象化的地方」<sup>117</sup>，但是抒情性的顯現最終會受到詩歌創作的「動機」，或者「目的」的影響，即使引用他人相同的詩句，也會因為運用角度的不同，而表現出

<sup>114</sup> 劉勰撰，崔信浩譯：《文心雕龍》，頁 25。

<sup>115</sup> 同前註。

<sup>116</sup> 同前註，頁 164。

<sup>117</sup> 최승호：《抒情詩與模仿 (Mimesis)》，頁 88。



顯著的差異。

從這一點來看，《典經》中收錄的詩作正表現出感情和理智相結合的情調，除了具備一般詩歌都有的基本概念外，還包含甌山自己貫通了整個生涯的「解冤相生」理念，由此也可推測甌山欲通過抒情性，來表現自己的理想和傳達求道之意的意圖。

通過對《典經》中詩作的考察，不僅可以發現這些詩作的美學價值，亦可通過抒情性這一藝術感性，來瞭解詩性話語的思想和意志，這一點意義重大。最後本文僅僅對於《典經》中所收錄的部分詩作進行考察，希望以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能夠更為積極和活躍。